



心晴坊
心理情感

流洋纪

我愿永远活在你的世界，因为那里是我最想住的地方

来者不善

— ∞ —
UP TO
NO GOOD

金丙
JIN BING
works
作品



他

霸道深情的
金融男

【古灵精怪的
萌妹子】
她

他们斗智斗勇
互生情愫

· 来者虽不善，
但遇见他，
便是遇见了一生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来者不善



金丙

JING BING

南京作家
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来者不善 / 金丙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246-5

I. ①来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6338号

书 名 来者不善

作 者 金 丙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夏 童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400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246-5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 O N T E N T S



目录

第一章 冤家相见，分外眼红 /001

第二章 捉“鬼”行动 /019

第三章 情最难控 /040

第四章 情窦初开的日子 /056

第五章 泡泡驾到 /075

第六章 有你什么都不怕 /091

第七章 扑朔迷离 /115

第八章 只想护着你 /139

第九章 引蛇出洞，真假难辨 /161

第十章 真相的脚步，嗒、嗒、轰 /186

第十一章 爱的告别 /223

第十二章 如果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 /251

番外 进行时 /277





第一章 冤家相见，分外眼红

方已生于农历七月十五，中元节多少也算节日，方外婆诵经吃斋半辈子，自认正气浩然，不惧牛鬼蛇神，能压住方已身上的阴气，未料失算，方已如七月火球，走哪儿烧哪儿，天天闯祸。方外婆余下半生忙于替方已灭火，驾鹤西去时方已整十岁，方外婆把小方已叫到床边，留最后一口气说：“你要是不乖，以后中元节，我带你下去玩。”

方已号啕大哭，立刻把偷藏起来的假牙还给外婆，趴她身上说：“外婆，牙齿还给你，你先别死。”

方外婆戴上假牙，安心走了。

方已的父母早年离异，母亲又早逝，外婆离去后，远在他乡的方律师跋山涉水赶来，替方外婆处理完后事，把方已带走。方已头一次坐飞机，兴奋劲过去后伸手问方律师：“钱呢？”

方律师问：“什么钱？”

方已龇牙咧嘴：“五千块钱，外婆存了五千块钱，你别当我小好骗！”

方律师看着这张漂亮的小脸，默不作声地拿出存折。方已打开检查，确认后把存折折一下，脱下鞋子往里塞，鞋太小，她又折一下存折，这次终于塞进去，方已心满意足地咧咧嘴，鼻涕摇摇欲坠。

方律师突然觉得头好疼。

自此以后，小方已跟随方律师走南闯北，辗转三座城市读书生活，顽劣不改，也有被欺负孤立时，磕磕绊绊长大成人。方律师自我安慰时总说：“幸好我被叫去学校的次数十个指头能数过来。”用上脚趾多麻烦，他有香港脚（足癣）。

往事如风，方已不爱回首，最近她玩新花招，强烈要求独立，独立就要离家，离家就要远离方律师，百般说服，方律师终于点头。方已雀跃地拎起行李箱：“放心，我会回来给你养老，你有空可以谈场黄昏恋。”方律师正当壮年，不想骂人，亲自送方已去机场，恨不得再也不见她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八月中旬，方已坐上前往南江市的飞机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壮志满怀！

两个小时后，方已呼吸到新鲜空气，猛吸两口，汽车尾气太浓。她戴上墨镜等车，顺手拿出笔记本看地址，远处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打电话，鬼鬼祟祟生怕人不知：“……看起来像是整容了。怎么不是，你说我们高二到现在多少年了，十年了吧，你连孩子都生了，她现在……”女人偏头，捂住话筒说，“跟高中时差不多，穿得像学生，但好像又不太一样，当然是样子不太一样。”

终于有车来，方已把行李塞进后备厢，打开车门，侧头看一眼仍在打电话的女人，随后坐进车中。女人望着绝尘而去的车，尖声说：“百分之百是她，就是被我们欺负过，高二转学走的方已，她刚刚朝我笑了！”

方已笑眯眯地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去宝兴路338号。”

司机本地人，说话南方口音，风趣幽默。方已与他相见恨晚，指着路边建筑说：“就是这里，我读书时最爱来这里买油炸鸡翅！”

司机说：“真巧，我女儿也爱来这里买，附近就是学校，她吃一次我打一次，一点都不讲卫生！”

转眼到达目的地，两人的话题已从司机女儿聊到城市建设，司机停下车，探向窗外：“噢，这里就是338号？”

门牌号硕大，不会有错，方已道谢下车。司机帮她取行李，神色古怪，问她：“你是跟谁租的房子？”

方已搬下一只箱子，说：“房东啊，我租二楼。”她机敏，问，“师傅，这里有问题？”

房东早已等在楼下，见到出租车时就噤噤地跑来，此刻刚好跑到，笑道：“你就是方小姐吧，我是房东，你叫我马阿姨就行了，来来，我带你上去看房子。”司机也不好再多嘴。

宝兴路338号是一栋双层老楼，外墙却不旧，一梯六户，底楼阴暗，方已没有多看，上到二楼，走廊干干净净，家家门前都无生气。方已租的房子坐北朝南，面积、格局最优，两室一厅七十平方米，月租五千，没有任何家电，家具三两样，内部装修一新，竟不似有人住过，灰尘有些多，进屋后方已就咳嗽起来。

马阿姨挥了挥扬起的粉尘，笑道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你房子要得急，这才一个礼拜，我也没来得及找人来清洁，房子里什么都有，你擦一擦就能住人，水电我从来没断过，可以直接用。”

马阿姨睁眼说瞎话，拿出早早打印好的租房合同，笑得亲切和蔼。方已绕着客厅看完一圈，又去看了看卧室和卫生间，与租房网上的照片一致，这里的确又新又干净，卫生间里没有一点水垢，房子位于城区闹中取静之地，无论哪里都挑不出毛病。马阿姨催促：“方小姐，没问题我们就签了吧，我孙子在家里等着我呢，今天周六，我还要送他去补习班。”又特意强调，“别再还价啦，你之前都还过了，我已经给了最低价，要不是看你着急，我是不想租给外地人的，你要是不租也没关系，我不缺你一个。”

方已实在想不到不签的理由，潇洒挥笔，连清洁房屋的事情都没跟马阿姨算。

马阿姨心里笑开花，出门时扭腰摆臀，暗想：方已看起来太嫩太单纯，没有社会

经验，她早前就狮子大开口，咬定高价不肯松，这次还能省下几百块清洁费，买卖太划算，早知就再多要点。

方已被当成傻瓜，笑呵呵地打算先干活，卫生间水流清爽，果然就像马阿姨所说，没有断过水。她拿着抹布，在卫生间里站足三分钟，才走到外面开始擦东抹西，满头大汗后中场休息，看看时间已过三点，她拨通电话，响两下就被接起，那头的声音奶声奶气：“喂——”

方已笑道：“泡泡，找大方听电话。”

泡泡说：“大方出去玩了，我陪你聊天。”又加一个称呼，“小方。”

方已嫌弃：“你尿布换好了吗？”

泡泡抗议：“我早就不用尿布了！”

“可是你还尿床！”

泡泡无法替自己辩解，委委屈屈又义愤填膺：“我才五岁！”又说，“大方说你是笨蛋，房子根本不用这么贵，你被别人宰还好意思说我，哼！”

最后一个“哼”字好销魂，方已陶醉片刻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才不跟尿床的小孩说话。”

泡泡气得想咬人，可惜她只能咬电话线，小门牙咬两下，方已还看不见，可恶！

方已一手举电话，一手甩抹布，慢悠悠地走到屋外，逗泡泡说话，泡泡老气横秋：“房子新的有什么用，这么多钱，我可以买很多很多棉花糖！”

“然后长满蛀牙，到时给你去镶金牙，出门要是缺钱花，你还可以拔两颗牙齿来抵钱！”

泡泡似懂非懂，竟然觉得主意不错。

五岁小孩都知道方已被宰，方已又怎会不知，此地段加上是老屋，根本不值一月五千，马阿姨就是看中方已是外地人，房子又要得急，于是漫天要价，先前还曾出言不逊。方已边聊边走，这里除她之外有五户，她依次走到门前，附耳倾听，无一不是静谧无声，走完后折回屋内，她重新打量这间屋，窗明几净，怎么看都是一间好屋，阳台在卧室，朝南正对骄阳，还未来得及打扫，楼下是一个小花园，花园内摆放着几架健身器材，外有围墙电线和监控探头，防护措施严密，方已“咦”了一声，泡泡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方已说：“没事。”

她摸了摸略显干净的阳台栏杆，不怀好意地笑了笑。

屋里什么都没有，房东也不愿花钱布置，方已出门先去买些生活必需品，下楼时特意望了望底楼，才发现这里竟然不是六户，而是大独门，真是奇怪。

买完东西，方已拖上行李暂住附近宾馆，惬意地在床上滚了滚，才开始上网搜索“宝兴路338号”，搜索完她甩开手机，撇了撇嘴。

第二天早晨七点，房东马阿姨正准备出门买菜，突然接到房客方已的电话，小女孩在电话那头的声音略显焦虑无措：“马阿姨，这屋里有东西！”

马阿姨一惊：“什么？”

方已说：“我半夜听见房里有动静，好像有人哭喊，还有很大的水声，我没敢睡在那里，住到宾馆去了，马阿姨，这房子我不要了。”

马阿姨脸色微白，听到她最后一句话，猛地提高声音说：“这怎么行，你不要了，

这房钱我是不退的，你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！”

方已快要哭出来：“可是这房子太恐怖了，我怎么住下去？三更半夜卫生间居然会放水，可是我去看的时候却好好的，也不知道水表有没有在走。”

马阿姨被她提醒，转身就赶去宝兴路338号查水表，查完后连脸上最后一点血色都尽数褪去，五年空房无人住，如今竟然被用过水，最后为了安抚房客，马阿姨忍痛说：

“这样，我给你算便宜点，月租三千吧。”

方已憔悴道：“两千五。”

“两千八。”

“两千五。”

马阿姨闭眼：“两千七！”

“好。”方已伸手，“对了，马阿姨，昨天我请人清洁，费用是两百，晚上的宾馆钱就算了。”想了想又问，“还有，楼下有人住吗？”

“有，楼下是家公司，放心，是正经的。”马阿姨把多余房租退还给她，另外还多给两百，见她数钱时开开心心，仔细看看又是一脸无辜，她觉得活见鬼，在这房里一刻也不愿多待，急急忙忙跑了。

方已数着钱，在空荡荡的床板上滚两滚，只差捧腹大笑，滚完后还要做正事，家具家电全要自己去买。她在外跑一天，好不容易将床垫、被套和电扇采购回来，空调和热水器周一会有人来安装，沙发、电视她不打算买，数数余钱，小金库有些捉襟见肘，方已抓耳挠腮，抱着钱躺下来，也不闭眼睡觉，而是盯着落地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有些撑不下去，眼皮耷拉下来，倏地听见外头传来动静，竖耳细听，转眼就见一道黑影轻巧地落在阳台中。

黑影又高又宽，三更半夜如鬼魅般出现，落到阳台后，“它”推开常年无锁的落地窗，风随之溜进，前方忽然出现一束幽光，照出一张眼珠圆瞪的脸，长发凌乱，鬼模鬼样。

黑影条件反射，往后退开一步，随即定在原地不再动，没有害怕、尖叫和逃跑。方已心头微讶，往前倾去，幽幽开口：“我死得好惨……”

黑影听后却跨前一步，不逃反朝方已逼近。方已朝房门的方向连连后退，鬼脸上的眼睛威胁似的越瞪越大，心中腹诽无数，忽朝右侧一跃，而黑影刹车不及，又一脚迈出，房内随即响起男人的闷叫：“啊！”

灯光大亮，方已一手举电筒，一手举铁棍，喝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眼前的黑影，在灯光下无处遁形，精壮颀长的身材展露无遗，赤着的上身黝黑结实，脖子上挂着一块毛巾，脸部线条硬朗，唇宽鼻挺，眉峰如剑，眼底却浓聚阴霾，他看一会儿方已，又低头看向自己的右脚，好大一个老鼠夹。

方已做出防御动作，身体微弯前倾，两腿前后叉开下压，挥舞手中铁棍，警告道：“马上离开，否则我要你好看！”

对方嗤笑，提醒她：“你刚才说不许动。”

这么大的一个老鼠夹，夹住他的右脚，他居然还有心情提醒自己，看来他并非善类。方已眼看他漫不经心地朝自己走来，迅速挥出一棍，对方没想到她真会出手，肩膀

被狠狠砸了一下。方已喝道：“都说了不许动！”她立刻跃到床上，远远绕过他，朝卧室门口跑去，动作敏捷，速度惊人，对方连她的衣角都没碰到，方已跑到屋外喊，“我刚才已经通知了房东，她马上会赶来，你要洗澡回自己家洗，今天我就不报警了，你马上走！”

对方面色铁青，拖着老鼠夹一步一步朝方已走去。方已摸出手机摁下“110”，晃了晃铁棍，左闪右退，架势十足。对方咬牙切齿：“让开！”

方已迅速闪到一边，目送他和老鼠夹下楼，暗自对他的背影告别，顺便嘘一口气。

昨日方已刚来，即觉这里诡异，原来宝兴路338号，于五年前曾发生一起惨案，夫妻吵架引燃煤气爆炸，整栋楼都遭殃，三更半夜死伤十余人，最惨就是那夜水管抢修，彼时刚好停水，此后楼房翻新，传言冤魂无数，再也无人入住。方已哪里会想到租间房还要去查旧新闻，查来也不怕，她生于农历七月十五，命硬得很，才不信牛鬼蛇神，因此演一出戏，不过也并非自导自演，因为卫生间淋浴之处干干净净，真有人半夜偷放水，昨日她就已发现，而阳台扶手一处位置竟然无灰，外墙防护措施又如此严密，想来想去偷水贼应该不是外来人。

其实今晚这出纯属自保，只怪楼下一直无人，落地窗的锁又早损坏，她真没肯定偷水贼会出现，方已心想：冷水澡都要偷洗，有够变态！

周道带伤回到楼下。

楼下六户已被打通，五户用作办公，临花园的一户他自己住，面积比楼上大许多，三室一厅一百多平方米，黑白主色调，装修奢华，进门是小吧台，各种名酒都摆在酒柜上，墙上的装饰是大师名画，处处彰显精致。谁能想到老楼里会有这样的房屋，这样的房屋内居然会有用水问题，不是突然出不了水，就是下水道堵塞，这几周他已找人来修过三次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住过几晚酒店后他懒得跑来跑去，索性翻上二楼，平时随意用冷水冲个澡了事，谁知今晚见鬼。

周道自己拆掉老鼠夹，冷气也灭不掉他的心头火，右脚遭罪，幸好没伤到骨头，他拨出一通电话，没好气地问：“楼上什么时候住了人？”

电话那头是属下张廉，外号“火箭”，说：“住了人？没听说啊，老板，你偷偷用水被抓住了？”又说，“公司那厕所也一样，水往上冒，厕所用了也恶心，屎尿都往上翻。”

周道黑着脸道：“闭嘴！”

火箭笑嘻嘻地说：“明天周一，我再找人来修，楼上那人我明天去查，老板你好好休息。”

周道哪里还能休息，抬眸盯着楼上，想把天花板凿空，他何时吃过这种闷亏，楼上那小鬼竟然敢在他头上动土，他拿起老鼠夹，冷眼看半天：“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早晨周道被重物落地声吵醒，楼上不知在搬抬何物，乒零乓啷作响，一看时间才九点，周道翻身起来，一团团无形黑气环绕周遭。他坐了十五分钟才起床，走进洗手间将就地刷牙洗完脸，盯着马桶五秒钟，继而走到花园，抬眸瞥一眼二楼阳台，确定无人后才走到角落放水。

“噢——”这声“一波三折”，嫌弃十足，周道脊背一僵，又听到有人说：“大叔，你先别装空调外机，楼下有人尿尿，非礼勿视！”

周道镇定地放完水，再气定神闲地转身，沉脸往屋里走，楼上又传来声音：“可以了大叔，他尿完了！”

已到上班时间，周道却并不出门，电视机后有一个长约两米五的大鱼缸，他取出鱼食喂了一些，等到电话响起，他才不紧不慢跨出屋，屋外有两重门，间距两米，除他之外谁也进不来。

走出第二扇门，吵吵闹闹的员工一个个停下来，恭恭敬敬地喊：“周总！”

周道颌首，视线投向门口角落，有一个中年男子被反手绑在椅子上，哭得涕泪纵横，哀声求饶，火箭跑过来，说：“老板，那就是李庆，早上被我逮到了。”

李庆见到周道出现，求饶声更响：“周老板，周老板饶命啊，我没有逃，那笔钱我一定会还，求求周老板宽限点时间，我一有钱，马上就还给你！”

周道面无表情：“放大门口干什么？别人进来还以为我们是不法分子。”

火箭说：“我一没打二没骂，他见到我像是见鬼。”

周道睨一眼他胳膊上的左青龙右白虎，火箭把卷起的短袖放下来，说：“谁不年少轻狂，洗文身很疼的。”

属下搬来一把椅子，周道坐下来，与李庆面对面，抬起右手，火箭自觉将合约放到他手上。周道低头翻看片刻，才对李庆说：“你借走一百万，已超过还款期限半年，之前你的个人信用无任何不良记录，这次拖欠不还，将来再缺钱，你只能找高利贷，利滚利会倾家荡产。你考虑清楚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想走法律途径。”

李庆哭得胡言乱语：“我真的没钱，没钱啊……”

“没钱你开跑车，玩女人？昨晚你是在洗浴中心做工？”

李庆咬牙不认，哭到后来干脆大叫大嚷，说他们非法拘禁，周道憋一肚子起床气，决定不再忍。

楼上方已一边吃零食，一边和空调安装工聊天，指责之前见到的不文明行为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为了省点水，居然随地小便。”

空调安装工打趣说：“我看下面的树和花种得不错，也许人家在施肥呢。”又对方已说，“小姑娘，你胆子也真大，这里的房子居然也敢租。”

方已说：“我之前不知道，火灾是吧？天灾人祸年年有，心里无鬼也不用怕鬼。”

空调安装工见她年纪小小，没想到还能说道理：“你别不信，这种事情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当年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可是轰动了好一阵，方圆十里都能听见这里的哭声，头七的时候死者家属来这里烧纸，清洁工人最后扫出半卡车的灰。”

“楼下的公司不是好好的，那么多人呢。”

“这里房租便宜，公司也是白天开，当然不怕，再说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瞄了一眼，楼下好像有很多男员工，阳气重更加不怕。”

方已摇摇手指：“大叔，封建迷信要不得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正气就是阳气，我也不怕！”

空调安装工哈哈大笑。

终于忙完，方已递给安装工一瓶绿茶以示感谢，送他下楼，打算出门再买一些用品。楼梯走到半截，方已见到有人风风火火从外面冲进楼内，直接跑到那扇大门前，空调安装工和她一样好奇，边走边探头探脑，只听见里面的女人尖声大叫：“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要报警，你们一个也逃不了！”

不知谁接话：“报，赶紧报，欠了一百万想逃，老子就让他在这局子里蹲十年！”

女人又叫嚷几句，突然噤声，里面不知在说什么。方已和安装工面面相觑，刚好走到底楼，那扇大门突然开了，里面拥出几人，一个汗流浹背、虚弱不堪的男人被两人拖着行走。之前的女人在捂嘴哭，说：“师兄，谢谢你，回头我会逼他卖车卖房，把钱还你的。”

方已看向那位“师兄”，目瞪口呆。

师兄周道面色冷峻，对她的话并不回应，反而额角长眼，斜斜地望向方已这头，女人注意到周道的眼神，也看过去，惊讶地说了一声：“方已？”

方已一个激灵，这才正眼打量对方，忽然笑嘻嘻地眨一下左眼。女人僵了僵，中年男人已被人拖行到楼外，她来不及多说什么，急急忙忙跟上去。

方已抛完媚眼，对周道视若无睹，昂首挺胸朝楼外走去，倏忽听周道说：“找人盯着他，再给他三天时间！”声音阴鸷疹人。

终于见到阳光，空调安装工发现后背一身汗，回首望一眼那栋楼，冲方已小声说：“这都是什么人啊，黑社会吧，你看没看到那些人身上的文身？”

方已点点头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她看得分明。

安装工心有余悸，好心提醒她：“你一个单身小姑娘，住在那种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看刚才那个男人是被他们打残了，路都走不了，不知道欠人多少钱。领头说话那人，就是长得高高大大的那人，我看他不是一般人，道上混的。”

方已问：“道上混的？”

安装工说：“啊，我看他那种人，应该会打，身手不错。”

身手当然不错，轻轻松松就能从阳台底下爬上来，落地时还悄无声息，方已想到那个老鼠夹，突然一阵后悔。

李庆瘫坐在车椅上，开车的戴妮擦完眼泪，将纸巾筒甩给他，说：“整天找小妖精，关键时刻你的小妖精呢？李庆，今天要不是我，你早被人大卸八块了！”

戴妮将车窗全都放下来，驱散车中的尿骚味，丢人丢到姥姥家，李庆竟然尿裤子，尿完走都走不动，还要被人拖行。李庆虚弱地恨声道：“最狠的就是那家老总，让人给我灌了一桶水，盯着我不让我去厕所，那帮人就是黑社会！”

“你放屁！”戴妮说，“人家是黑社会？人家聪明得很，打人犯法，灌你水还浪费水呢！你知不知道那人是谁，那是周道，读书那会儿成绩好得很，大学毕业做金融，经他手的钱没有几亿也有几千万，现在他自立门户身价上亿！”说到周道她就想到方已，

没想到方己竟出现在这里，还若无其事地冲她眨眼。手机铃声打断她的思绪，响的是李庆的电话，李庆接起一听，立刻卑躬说：“是是是！”马上把手机甩给戴妮，小声说，“周老板找你。”

戴妮紧张地接起电话，却听周道问：“你认识方己？”

戴妮诧异：“啊，对。”又说，“你不记得了？她中学和我同班，当年还给你写过情书。”

周道挂断电话，火箭说：“是不是认识？”周道不答，火箭故作神秘，“我打听来的，楼上的房东昨天没出门跳广场舞，说是受了惊吓，就是被楼上吓的。”

周道看向火箭，显然有兴趣，火箭坐直一些，说：“知道怎么回事吗，楼上闹鬼，房客说她半夜听见放水声，吓得不敢住，上面水表还走了挺多，房东好说歹说，把房租减半，才留住房客。”

周道冷笑，放水声？他总算知道方己在玩什么把戏，刚才竟然还朝他抛媚眼，原来曾经暗恋他。可想来又觉奇怪，方己若和戴妮同龄，应该二十八岁，可她看起来远没有这么大，再者，他没道理对这样的人全无印象。

火箭办完公事，还要替周道办私事，下午找来新的水电工修理洗手间，说：“办公室的厕所，还有我老板家里的厕所通通不能用，水排不出，还往上冒水！”

水电工走进员工洗手间，里面臭气熏天，果然如火箭所说，屎尿往上翻，恶心至极，来到周道家中，洗手间虽然还算干净，可确实无法用水，水电工得出结论：“能修，但要把瓷砖全都撬开，需要大修。”

此番大修，没有三四天无法完工，火箭知道周道不爱赶来赶去住酒店，索性提议：“不如我租一间楼上的房子，这几天员工也能有地方上厕所。”

“租？”周道瞟向天花板，笑得邪乎，“何必浪费钱。”

方己总算将屋子布置整洁，该买的已买齐，该花的已花去，她拿出小本算账，算完后心疼地倒在床上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存款竟然只剩尾数。她打量卧室，不知道哪样东西可以退货，想想好糟心，恰好此时收到微信，打开一听，是泡泡一边吃东西一边口齿不清地说：“大方说，你的钱应该花完了，需不需要……需要……”旁边有人提醒，泡泡接着说，“需要救济！”又自作主张添加一句，“我在吃草莓蛋糕，你要吃吗？啊呜啊呜，好好吃！”

方己回复：“我的钱，可以买一卡车草莓蛋糕，知道一卡车有多少吗？就是可以够你吃到牙齿掉光光！”

甩开手机，方己含恨咬住枕头，翻滚片刻决定出屋觅食，拿上钱包打开门，就见有人正上楼，嬉皮笑脸地同她打招呼：“嗨！”是左青龙右白虎！

方己眯起眼，笑着回应一下，警惕地握住门把，随时准备关门。火箭走上来，瞄下她手中的钱包，寒暄道：“要出门啊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是楼下公司的，我们上午见过，当时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，我叫张廉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火箭摁住门框，感觉方已手上在用力，他往屋内探了探：“是这样的，我来看看房子，这房子是两室一厅吧，有间卧室是我的。”

方已没能理解：“什么？”

火箭想到周道先前咬牙切齿的交代，原话照搬：“马阿姨说，这房子分租，原先不是月租五千吗？她半价租给你，另外一半自然是我出。”他笑嘻嘻道，“我们合租。”

方已呵一声笑了，又立马严肃表情，推门就要走。火箭却掰住门框想进屋，两人争相拽门，差点夹住方已，方已喊：“你干什么？我报警了啊，你大白天入室抢劫啊！”

火箭没听她话，用力拽开门，径直往里冲去，身后的方已“哎哎”叫，谁知火箭没走几步，脚下突然踩到一个凸起物，紧接着—一箩筐白色粉尘突然弹向他，铺天盖地撒满身，火箭惊呼，闭着眼睛乱窜几步，忽然“咔嚓”一声，火箭大叫：“啊——”

五分钟后，火箭狼狈地站在周道家中，幸好已下班，没让小弟们瞧见，否则有损他的威严。

周道上下打量他，头发白，脸上画几笔就可以去唱京剧，浑身粉扑扑，双眼被刺红，最重要的是——左脚好大一个老鼠夹。

火箭眼角含泪：“她的房里全是机关，我没留神，踩到了一个，这些面粉一下就弹了过来，谁知道边上还有老鼠夹！”不止一个老鼠夹，他该庆幸右脚没遭殃。

“你该庆幸不是捕兽夹。”周道幸灾乐祸，胳膊支在沙发扶手上，抵住下巴，耸肩笑。

火箭恨恨道：“你去试试被老鼠夹夹！”

周道冷哼一声，他早已被夹过，同仇敌愾之情冒出，他终于不再笑，起身说：“自己摘了。”

方已扶着拖把扫视客厅，她快要爱上自己了，“未雨绸缪”四字用到淋漓尽致，若非上午亲眼见到那几个“黑社会”，她哪里能有所提防，特意又买来几个老鼠夹。可这样终究不是办法，“黑社会”急起来，万一放火烧她怎么办？她正想到这里，突然传来响亮的拍门声，方已激灵一下，甩下拖把跑到门边，可惜老屋房门都没猫眼，她只能喊：“谁啊？”

屋外突然又悄无声息，方已又喊两遍，隐约听见下楼声。杵了片刻，她悄悄拉开一道门缝，突然一股大力扯来，方已大叫一声，猛地被门带了出去，一头撞上硬邦邦的胸膛，鼻头酸痛，她“嗷”一声，随即有一手掌罩住她的脸，硬生生将她推开。

客客气气进不来屋，那就直接暴力出马，周道往里走，一脚踢开地上的老鼠夹，说：“十年不见，你卖起老鼠夹？”

方已原本想骂人，闻言后呆了呆，捂住鼻子盯着周道看。

周道转身，见她泪光闪闪，呆头呆脑，扬起眉似笑非笑道：“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”

方已“哼”一声，撇开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到底要干吗！”

客厅空荡荡，只有一张折叠凳能坐人，周道坐下去，两腿叉开，两手抵在大腿上，

身体微弯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方己。

一张折叠凳竟能被他坐出凌人气势，方己又揉一下鼻子，不甘示弱地也瞪着他。周道开口：“楼下用水有问题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厕所公用。”

方己松开鼻子，叉腰道：“你出门吃没吃药！又想说租了半间房？拜托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在那里，我是全租，你偷水偷不成，想来明抢？”

周道就是不按常理出牌，正常人该恼羞成怒，他却气定神闲道：“对，就是明抢！”他惬意地转着手中的手机，说，“之前太忙，未及通知房东我借用过这里的卫生间，今天我有时间，可以告知房东一声。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，他已识破她之前的小把戏？方己哼了哼，扯过另一张折叠凳坐下来，与周道面对面，笑道：“你有房东电话吗？需不需要我帮你拨？”

周道也笑：“电话不劳费心，你可以备足另一半房租。”

“房租你不用费心，合同已签，人人都要守法，否则岂不乱套。”

“合同无须你费心，我要用这间房，赔偿金我可以给房东。”他扫一眼屋子，可惜道，“啧，白辛苦一场，还要拆空调。”

方己腾地站起来，强盗她见过，可她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只想打劫卫生间的强盗，她誓死顽抗：“敢在花园撒尿，不敢在花园拉屎？你讲什么文明，还想用我的卫生间？我跟你非亲非故，凭什么？”顿了顿，仰起头说，“除非给钱！”

周道嗤笑，慢悠悠地站起来，一步一步朝方己走去。方己往后退一小步，周道视若无睹，继续朝她走来，方己说：“你站住，好好说话！”

周道自然不理睬，距离越来越近。方己已退无可退，直到背后是墙壁，方己喝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还当有老鼠夹护身？周道嘲笑：“想赚我的钱，得看你有没有本事。除非你马上搬走，否则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！”顿了顿，他垂眸打量方己，昨晚无心看，上午也未细看，此刻两人已无距离，他终于看仔细，她浓黑的睫毛扑闪，唇润耳小，脸无瑕，连毛孔都几不可见，他努力搜寻记忆，仍旧没什么印象。

方己开口，警惕说：“你靠这么近干什么？走开！”

有甜腻的果汁味，她应该吃过糖。周道似笑非笑道：“方己，这是欲擒故纵？”

方己一愣。周道已行至门边，打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给你机会，别再给我瞎折腾。”

方己完全听不懂他的话，给她开公厕的机会？等她回过神，周道已消失，方己冲到屋外，扶住楼梯扶手朝下看，气得哇哇大叫。

第二天一早，周道自动醒来，楼上又是一阵乒零乓啷，不知道又在搬抬何物，他捞起电话拨通，说：“到公司了？先去上厕所！”

火箭叫苦：“别啊老板，能让别人先上吗？”他已有心理阴影，万一上厕所时遇上机关，他的命根子有危险怎么办。

周道说：“可以，以后工资也让别人先拿，等过年我再全部给你。”

火箭立刻说：“我憋了一个大号，马上去！”

周道挂断电话，心情愉悦地去厨房刷牙洗脸，再来到花园一处死角放水，照例拿出鱼食喂鱼，边喂鱼边用手机发送通告。

九点整，员工到齐上班，打开电脑就收到公厕通告，面面相觑，见到火箭拍着肚子走进公司，纷纷问他：“公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火箭指着天花板说：“二楼最南面的那间房就是公厕，放心大胆地去，有屎也别忍，以后尽可能都在公司上厕所，别把屎带回家！”

火箭说完跑到周道的办公室门口，敲门进去邀功：“老板，大仇已报，这次还不熏死她！”

周道愉悦道：“好，你让水电工慢慢修，我们不着急。”

楼上变公厕，员工们上午有些不适应，下午渐渐适应，进进出出不少人。周道站在门背后看，越看越高兴，晚上他去住酒店，第二天回公司上班。员工们已完全适应楼上的公厕，经常两三个结伴一起上去。周道打算请员工吃饭，多吃才能有料，他非把方已整死！

可是等到第三天，他终于察觉出不对，放眼办公区，员工少了将近一半，上厕所的次数太频繁，时间也越来越久，这么多人都在排队上厕所？

周道终于走出办公室，悄悄往楼上走去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阵阵笑闹声，房门未关严。

“周总在花园里解决？哈哈，我们之前还奇怪，也没见他员工厕所，他到底怎么憋的，原来是在花园解决，哈哈！”

“周总这两天住酒店，你要是没有搬来这里，他一定接着用花园。哎，两张A，没牌了吧？”

“我炸弹！你们那周总，小肚鸡肠，又抠门，楼上五户都没人住，租间房当厕所不就好了，他偏偏舍不得花钱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楼上楼下也算邻居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。”这是方已的声音，清脆响亮，她突然又喊，“哦，那包烟啊，收你三十五吧，钱放筐里！”

周道冷下脸，站在门口，望向门缝里面，原本空荡荡的客厅已经挤满人，中间放有折叠桌椅，几人在打扑克，桌后靠墙处有一个四排的杂物架，隐约能看见纸巾、零食和香烟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。

有人从厕所的方向走来，说：“小方，再给我两包手纸。”

“好，四块钱！”

还有人说：“小方，这本杂志怎么卖？”

“不卖，我租你一个小时，收两块钱，这本是绝版！”

“小方小方，你这PSP今天借我，我非要闯关！”

这竟然是火箭的声音，周道忍无可忍，一脚踹开大门。

“不借只租，一晚上十……”方已和众人一起看向门口，“……块钱。”

员工扔掉扑克牌，扔掉香烟，扔掉杂志，还有一名女员工扔掉刚花两元买来的一片

日用卫生巾，恭恭敬敬地喊：“周总。”

周道冷眼打量客厅，三天不见，这里已经大变样，货架上堆满物品，小盒里的钱已经高高叠起，看起来生意兴隆。

方已扎着马尾辫，手边放着一盒开封的冰激凌，神采奕奕，笑容满面，眨一下左眼，仿佛能听见“丁零”一声：“欢迎光临，周老板！”

员工想撤退，周道拎过一张折叠凳坐下，倚在桌边说：“走什么走，继续。”

员工们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看向火箭求救。火箭正在心疼那一局游戏，见状只好上前说：“老板，楼下还有工作，我们……”

“你还知道有工作？”周道厉喝，扫向众人，无人敢与他对视。

方已拿起冰激凌，不为所动地继续吃，边吃边看着周道笑：“周老板想不想买根冰棍？吃完降火哦。”

周道好整以暇地笑道：“冰棍？你这里还有什么？”

方已探过桌，贴近周道：“泡面、薯片、啤酒、卤肉，我还代订午饭。要知道，最近一家超市离这里二十分钟，没有什么能比这家便利店更便利，谢谢周老板关照，给我这样的好生意。”

她说得很轻，可客厅内无人说话，大家自然听得分明，暗自替她提心吊胆，还有人偷偷朝她使眼色，方已视而不见。

周道笑了笑，点头说：“便利店？方小姐很有生意头脑，专为我的员工着想。”

方已昂起头，又塞一口冰激凌，一脸嚣张，却听周道下一句说：“两包纸巾四元，原价二十的烟你卖三十五，物价法看来不入你的眼，你有售烟许可证？你的便利店可有营业执照？无证经营，恶意提价——”周道霍地起身，声色俱厉，“你们还不退货？方小姐无知，你们也无知？”

员工们立刻拿出已放进口袋的东西，再缩肩往门口退，周道又喝：“把钱拿回来！”

一瞬间，小盒中高拢的钱几近清空，方已拍开他们拿钱的手，抱起小盒冲他们喊：“你们怕什么怕，我不退钱！”

周道哼笑：“上班！”

众人立刻撤退。

客厅一下变得冷冷清清，桌上摊满扑克，地上一堆垃圾，PSP和杂志孤零零地躺在一边，无尽凄凉。方已气呼呼地拍向桌子，震得扑克弹起，痛心疾首地看向小盒，早知就该把钱全塞口袋里。她想了想，跑进卧室翻出这几天的进账，多多少少还是赚到一些，最重要的是，此番一举三得，既能赚钱，又能睦邻，还能让周道乖乖投降，看他还敢不敢把她这里当公厕，想到这里，方已心情舒畅。

楼下公司内的公厕通告被撤下，火箭小心翼翼地：“要不我去楼上租一间？”

周道说：“租？再让外头那帮人随时找机会上楼打扑克，你也有机会玩PSP？”火箭闭上嘴。

周道命令：“让水电工加快进度！”

早前水电工按照雇主所说放慢进度，每天只在雇主家中干活，闲闲散散三天只当休假，如今又要突然加快，两间卫生间的瓷砖全都乱七八糟堆在那里，下脚也没法下。

周道站在家中卫生间门口，让水电工懈怠工作的后果就是连他家中的卫生间都毫无进展，他看向一片狼藉的地面，火冒三丈。周道花重金装修，只为住得舒适，如今却要三天两头去住千百人睡过的酒店客房，楼上那人想必正心花怒放，他越想越不甘，晚上又去睡一晚酒店，上午回公司，周身低气压，沉脸交代火箭去把李庆带来。

火箭派人盯住李庆三天，本以为尽在掌握，可真去找人时，却发现李庆唱了一出空城计。周道怒不可遏，立刻说：“报警，找律师！”

他这头还没气完，又见方己突然出现在他的公司里。

方己的公厕关门，便利店却照常营业，楼下员工需要什么东西，只需一通电话她就会送下来，方己和他们打得一片火热，看向墙壁那边的一排窗，通通装着金属防护栏，问：“这里以前有没有小偷？”如果经常有贼，她也要去装防盗窗。

员工望一眼防护栏，笑道：“没有小偷，我们公司窗户统一装金属防护栏，玻璃也是防爆玻璃，从门口到周总家后花园，摄像头应该有十几个。”

方己吃惊道：“防爆玻璃？你们这里有很多钱？”

“公安局和金融发展局的规定，小额贷款公司必须这样。”

周道站在办公室门背后，只露出一双眼，方己忽而大笑忽而拍桌，有时又神秘秘跟人讲悄悄话，所有表情全落进他眼里。周道蹙起眉，他对方己无印象，可戴妮却说方己是同学，方己出现得太突兀。

入夜后，方己正躲在卧室里吹空调吃苹果，拍门声突然响起，她吓了一跳，差点咬到舌头，急急忙忙穿上拖鞋跑到门口，靠在门上懒洋洋地问：“谁啊？”

门外无声，方己咬一口苹果，笑道：“是人是鬼还是禽兽？”

大门被重重拍了两下，方己说：“那就是禽兽变成鬼喽？”

门外之人终于开口：“方己，是我。”

方己一愣，差点咬到舌头，她迅速开门，门外之人竟然是戴妮，戴妮打量方己，眼神狐疑，却还是笑道：“是我，方己，我找你有点事。”

“哦。”方己回神，“来，进来。”

戴妮进屋，见到客厅里乱七八糟，一个货架上还堆满各种各样的零食，不由得蹙眉，回首再次打量方己。方己身穿睡衣，头发乱糟糟，笑容极开朗，五官精致，脸型似乎变小，无论细看还是粗看，都不似从前的方己，可她又是方己。戴妮只觉诡异，笑着寒暄：“上周尤晶晶在机场看见你，跟我说起你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”

方己光笑不说话，戴妮觉得她不止容貌不同，连性格也大不相同，不过十年未见，每个人都会改变。

戴妮问：“你大学在哪里念的？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方己手上拿着苹果，想吃又觉得不礼貌，索性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戴妮语塞，本想聊几句再切入正题，可方己并不给面子，她尴尬一笑，酝酿片刻才